

學苑出版社

孔教乌托邦

中国形象：
西方的学说与传说^①
周宁 著/编注

西方现代在乌托邦传统想像视野中构筑中国形象，
在中国发现哲人王、理想国。
孔教乌托邦曾在现代性中从想像进入现实，
又在现代主义中从现实回归想像，
成为超世向往的、
纯文学的、
浪漫主义的、
充满异国情调的牧歌田园。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學苑出版社

孔教乌托邦

中国形象：
西方的学说与传说◎
周宁 著/编注

西方现代在乌托邦传统想像视野中构筑中国形象，
在中国发现哲人王、理想国。
孔教乌托邦曾在现代性中从想像进入现实，
又在现代主义中从现实回归想像，
成为超世向往的、
纯文学的、
浪漫主义的、
充满异国情调的牧歌田园。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教乌托邦 / 周宁著 / 编注.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4. .

(中国形象: 西方的学说与传说 · 6)

ISBN 7-5077-2289-9

I. 孔… II. 周… III. 中华民族—民族性—研究
IV. 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0576 号

责任编辑:李佩荒

封面设计:北京亚细安图文设计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网 址:www. book001. 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 bta. net. 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河北高碑店鑫宏源印刷厂

开本尺寸:890×1240 1/32

印 张:22.5

字 数:456 千字

版 次: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定 价:40.00 元

声 明

本丛书参考引用的一些作品来源广、头绪多,在客观上难以一一事先与作品著作权所有者取得联系。特在此声明,希望作品著作权的所有者给予谅解,凡认定自己是某部分作品的著作权所有者,请与我社联系付酬事宜。



周宁博士，
1961年生，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

主要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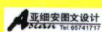
《比较戏剧学》
《幻想与真实》
《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
《光来自东方》
《永远的乌托邦》
《想像与权力》

中国形象： 西方的学说与传说

- ① 《契丹传奇》
- ② 《大中华帝国》
- ③ 《世纪中国潮》
- ④ 《鸦片帝国》
- ⑤ 《历史的沉船》
- ⑥ 《孔教乌托邦》
- ⑦ 《第二人类》
- ⑧ 《龙的幻象》上、下

责任编辑：李佩堃

装帧设计：



目 录

1	导 论
1	引 言
6	第一章 孔教乌托邦的“发现”
6	第一节 “哲人王”的想像传统
18	第二节 想像中国的乌托邦视野
33	第三节 理想国/乌托邦落实在中国
49	第二章 孔教乌托邦的利用
49	第一节 “哲人王统治下人民的真正幸福”
71	第二节 以孔教乌托邦为楷模的政治启蒙
84	第三节 国王变成哲学家的时候？
96	第三章 孔教乌托邦的放逐
96	第一节 哲人王，从来只是乌托邦
112	第二节 哲学家变成国王的时候？
125	第三节 从意识形态到异国情调
146	第四章 孔教乌托邦的复归
146	第一节 追忆牧歌田园
163	第二节 田畴与墓碑间的诗意
175	第三节 远赴香格里拉

196	第五章 孔教乌托邦的超越
196	第一节 红星照耀下
208	第二节 毛主义乌托邦：巨大的物质成就
223	第三节 毛主义乌托邦：道德完善的社会与人
238	文 选
238	“哲人”对帝国的统治者有着深远的影响
273	中国：东方的欧洲——莱布尼茨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伟大构想
287	世间君王的楷模：康熙皇帝
334	建立在自然道德基础上的中国智慧
352	哲人王统治下人民的真正幸福
367	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
379	人类肯定想像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
387	世界公民的来信
423	开明的君主专制
453	中国佬的来信
490	我希望中国人能带给我们一些宽容和平和的精神
500	东方和西方
517	美好的新世界
605	农村公社考察记实
630	医药和公众卫生
642	人，国家，学校
668	中国日记
713	出版者的话

导 论

引 言

“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说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互不相关。一方面是物质因素，欧洲与非欧洲的关系反映在客观现实上；另一方面，与种种客观现实——诸如金银香料之类无关，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冲动，更强烈更有力，它产生于一种深层的、理想的怀旧情绪，对体现着创世的真正意旨的终极和谐的向往……起初，我们的文化在时间中追求这种和谐，在我们自身或他者的‘绝对往昔’中追求这种和谐……然后，我们又在空间中追求这种完美的和谐：在一个现实的或非现实的同时代的世界中，追求完美的和谐，于是，所有想像中的外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可能被理想化……”^①

博岱（Henri Baudet）在《人间乐园》一书中指出：“欧洲

^① Paradise on Earth: 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 Man, by Henri Baudet, Trans. by Elizabeth Wenthol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74-75.

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就是将异域理想化为人间乐园。”^① 中国形象进入西方文化，从“丝入国”的传说到 18 世纪“中国潮”直到 20 世纪，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从不同角度不断将中国理想化，并赋予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以不同的意义。古代传说中的赛里斯可能是幸福长寿之乡，马可·波罗时代大汗的国家难以置信的繁荣富强，后来耶稣会传教士又在伦理政治方面美化中国，中国变成哲人王统治的孔教乌托邦，以致于启蒙哲学家以中国为榜样批判欧洲……本书主要探讨西方文化如何在理想国/乌托邦传统内构筑中国形象并加以利用的。严格地说，它属于知识史或观念史研究，关注社会集体心理层面上体现着特定思想价值的象征系统的形成、演变过程，揭示其作为话语活动的内在的文化逻辑。

2

乌托邦 (Utopia) 指一个虚构的理想化的社会，它既不在任何一个地方 (ou topos, no place) 又可能出现在某个地方 (some place)，不管怎样，它是一个“好地方” (eu topos)，体现着人们的社会理想。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启了西方的乌托邦传统，托玛斯·莫尔继承并确立了这一传统。柏拉图与托玛斯·莫尔都有将乌托邦从文学渡向历史的乌托邦主义 (Utopianism) 倾向，但又警觉到其中的危险；他们都在最后表示过，理想国或乌托邦实际上是可望不可求的。地理大发现与启蒙运动，曾在乌托邦传统中寻找灵感与动力，也都试图将乌托邦从文学移植到历史中。哥伦布不仅渴望寻找地上乐园，而且确信自己已经找到了。在这位倒在乐园门前石阶上的伟人身后，“新发现”为乌托

^① Paradise on Earth, 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Images of Non-European Man, PP74-75.

邦作证。这是一种文化潮流，不仅限于几个人几部书的努力。一方面是旅行家按照乌托邦的模式描述他们发现的某些“新世界”，另一方面是乌托邦作家也试图将乌托邦安置在旅行家的世界地图上。因为与其在虚构的时空中虚构一个乌托邦，不如在现实的时空中将一个现实的国家虚构成乌托邦，这样乌托邦就不仅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文学创作，而成为历史中严肃的社会变革的成果。

西方首先在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的文化背景中，在乌托邦想像的传统视野中，构筑并解读中国形象的文化意义。他们在中国发现了哲人王，发现了哲人当政的制度，发现了理想化的伦理政治秩序，中国变成了孔教乌托邦，出现在早期启蒙哲学家的普世乌托邦构想中。启蒙哲学家对乌托邦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基本观念：一是性善论，二是道德理想通过政治权威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这两个基本观念，恰好又体现在孔教乌托邦的观念与制度原则中。这是他们利用中国形象将乌托邦渡入历史的主要依据。只有哲人政治，才是最完美、最开明的政治。这是中国形象的意义，同时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尊崇的新型的政治伦理社会的理想尺度。

乌托邦将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世界地图上移到启蒙运动中的世界历史中，证明乌托邦具有地理与历史的现实性，是历史的机会。“孔教乌托邦”体现着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如果欧洲君主都像中国皇帝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不再是乌托邦了。改造世界从改造君王开始，启蒙主义者期望通过理性的建立与道德教育塑造开明的君主，成就人类幸福与正义。启蒙主义者都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坚信，人一旦掌握并运用了理性，所有的乌托邦都将在历史的进步中变成现实。孔教乌托邦成为启蒙主义者批判与改造现实的武器。

孔教乌托邦成为西方文化中乌托邦从文学进入历史的一个美丽的栈桥。遗憾的是，启蒙理性在破除一种神话的同时又在构筑另一种神话。法国大革命的危险与浪漫，全在于它试图将历史文学化，以乌托邦原则改造社会，幻想以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名目出现，又酿成历史的灾难。启蒙运动借助中国形象将乌托邦渡入历史，法国大革命又从西方历史中放逐了孔教乌托邦，使孔教乌托邦变成纯文学的、浪漫主义的、异国情调的文学故事，入世的孔教乌托邦成为超世的现代主义向往的牧歌田园。

有趣的是，西方将中国形象作为东方情调纳入浪漫的、纯粹文学性的幻想的同时，中国却将西方的乌托邦幻想纳入历史现实中的革命。从西方历史中放逐的政治乌托邦在西方边缘或西方之东方——俄国与孔教乌托邦的故乡中国出现了。历史的神秘恰恰表现在，许多必然性竟然体现在戏剧性的巧合中。中国形象——孔教乌托邦曾经帮助西方将理想国从天上的原型引入地上的现实，现在西方的乌托邦传统又帮助中国将古老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的文学化理想变成历史中的政治纲领。新中国建立不久，西方人又重新开始到中国“朝圣”，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墙外，又看到了孔教乌托邦，在毛泽东身上，辨识出哲人王。

西方孔教乌托邦的神话传统再次复兴，当年停滞沉寂宽容明哲的孔教乌托邦，变成进步激昂剧烈变革的“毛主义乌托邦”。“毛主义乌托邦”的想像特征变了，在很多方面与“孔教”完全对立，在孔教乌托邦从审美期待重回政治期待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乌托邦在西方的意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启蒙“大叙事”曾经因为中国文明停滞抛弃了孔教乌托邦，如今“毛主义乌托邦”又成为世界范围内人类进步的榜样，19世纪中叶西方曾经将中国当作道德堕落政治腐败的鸦片帝国，20世纪中叶，

中国又变成了一个在革命中趋于社会与人的完善的“道德理想国”。然而,尽管西方在“毛主义乌托邦”中寄托的价值理想与当年寄托在孔教乌托邦上的不尽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最终还是落实到道德政治上。在西方不断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历史上,我们同时看到话语的断裂与延续,看到意义变迁的“潜在的语法”。

第一章 孔教乌托邦的“发现”

第一节 “哲人王”的想像传统

“人类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遇上太平盛世：或者是那些正确而真诚地奉行哲学的人获得政治权力，或者是那些握有政治控制权的人在某种上天所做安排的引导下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启了西方世俗政治乌托邦的传统，从《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西方近 2000 年的乌托邦传统中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一次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他在柏拉图之后近 1000 年的时候将理想国彻底虚幻化为天国；一次是莫尔的《乌托邦》，他在《理想国》问世近 2000 年后，使它进一步具有了现实性。“乌托邦”是航海家发现的一个未知的岛屿，它的管理者是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哲学家，一个终身任职的“哲学家皇帝”。

《理想国》留下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理想国”具有现实性，因为它是完全合理的；“理想国”具有非现实性，因为它只是一个理想中的原型。《乌托邦》暗示着同一个悖论：乌托邦（Utopia，“没有的地方”）作为“优托邦”（Eu-

topia, 好地方), 不是任何一个地方, 但又是某一个地方 (Nowhere must be somewhere)。

只有哲学家变成国王或国王 变成哲学家, 理想国才能实现

公元前 387 年, 柏拉图回到雅典, 办起城郊那座著名的学园。^①

12 年前, 苏格拉底被雅典城邦判了死刑, 柏拉图就开始了他的漫游, 从埃及到意大利, 最后一站是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在西西里王宫里, 柏拉图劝说统治者狄奥尼索斯成为一位富于德行与智慧的“哲人王”。恼怒的狄奥尼索斯一世指使宫中的斯巴达使节将柏拉图卖为奴隶。重回雅典, 完全是侥幸。

“……我, 最初曾经满怀热忱, 渴望从事担任公职的活动, 我注视着公职生活中的滚滚漩涡, 看到汹涌的激流奔腾不息, 最后不禁头晕目眩……终于清楚地看到, 在现有的一切国家中, 它们的政府制度毫无例外都是不好的。它们的体制几乎无法改善, 除非是通过奇迹般的规划并交上好运。因此我不得不颂扬正确的哲学: 正确的哲学使我们处于高瞻远瞩的地位, 能够在一切情况下辨别出对社会和对个人都是公正的事物, 因此, 人类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遇上太平盛世: 或者是那些正确而真诚地奉行哲学的人获得政治权力, 或者是那些握有政治控制权的人在某种上天

^① 学园位于雅典城西北郊, 原为纪念希腊英雄阿卡得穆的一座花园和运动场, Academy (学园) 因该英雄的名字而得名。学园一直存在到公元 529 年。

所作安排的引导下成为真正的哲学家。”^①

只有哲学家变成国王或国王变成哲学家，理想的国家制度才能出现。此时的柏拉图，对现实的政治已经失望。他要沉下心来思考、写作。问题还不是人们生活在不幸中，而是人们不知道什么才是“幸福的国家”、怎样才能建立人类“普遍的幸福”。他开始写作对话录《理想国》，这也许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有智慧、最有想像力、也最有影响的几部著作之一。

在这部伟大的思想戏剧中，苏格拉底是英雄。那天他来到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的玻勒马霍斯家。关于“理想国”的对话就在这里展开。他们首先讨论的是死亡与永生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具有一个追求永恒至福的灵，善是生活的意义或世界存在的惟一目的。然而，如何成就完善的人与完善的生活呢？苏格拉底提出，只有依靠完善的国家。于是，彼岸的问题就要回到此岸来解决。

8

完善的生活与完善的人只有在完善的国家中才能出现。对话在巧妙的智慧的论辩中进行。个人是孤立的，无法达成完善，国家为道德上的团结提供了组织基础，因此，国家就成为实现至善的手段，谁来统治国家也就成为实现人类幸福与正义的关键。

只有哲学家或掌握了哲学的国王，才有资格成为理想国的统治者。理想的国家应该由那些真正有美德的人治理，他们智慧、勇敢、富于正义感与完美的修养，以哲学家的美德从事实现真理与全民福祉的事业。柏拉图认为，美德即知识，但不是一般技术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哲学，关于善的知识。哲学家像医生了解人的健康一样了解国家的善，就让哲学家来管理国家吧，因为他们

^① Thirteen Epistles of Plato: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Notes, ed. by L. A. Post, Oxford, 1925, the Seventh Epistle, 325d—326b.

懂得永恒的善的法则，懂得用理性保证正义与和谐，懂得社会合理的需要与分工。

理想国是建立在道德教育基础上的哲人专政或知识专政的政体。哲学家之所以应该掌握绝对的统治权力，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绝对的善的知识。柏拉图将他的理想国的基础建立在教育上。教育使人认识善并使人从善，如果世间各行各业都需要学习获得技艺，政治就不需要学习吗？政治应当是一门依靠准确知识的艺术。完善的教育培养出“爱智慧的人”（哲学家），这些现世中善的代表、担当起人类正义与幸福的“哲学家—统治者”，根据永恒的自然法则管理国家。《理想国》中尽管也讨论了劳动与分工、等级与公道、财产、家庭、婚姻甚至优生方面的问题，但柏拉图着墨最多的，还是一种理想化的国家义务教育制度，它分为初等、高等两极，旨在深化公民的德智发展。卢梭读完《理想国》，发现它根本就不是政治学著作，它讨论的是一种明智高尚的教育思想。

什么才是理想的国家？理想的国家是由真正能够担当起人类正义与幸福的“哲学家—统治者”领导的、实现至善的国家。《理想国》的雄辩完全是关于浪漫想像的雄辩，它的意义不是讨论某种现实，而是描绘一种真理或原则，一个在理念中可能存在的乌托邦。事实上柏拉图本人也从未相信他的理想国的现实性，格劳孔问苏格拉底，那个掌握了哲学的人是否愿意参与政治，苏格拉底的回答是机智的否定：

苏：说真的，在合意的城邦里他是一定愿意参加政治的。但是在他出身的城邦里他是不会愿意的，除非出现奇迹。

格：我知道合意的城邦你是指我们在理论中建立起来的那个城邦，那个理想中的城邦。但是我想这种城邦在地球上是不